

本书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持续发行 5000 多万册，是一本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 著
任姗姗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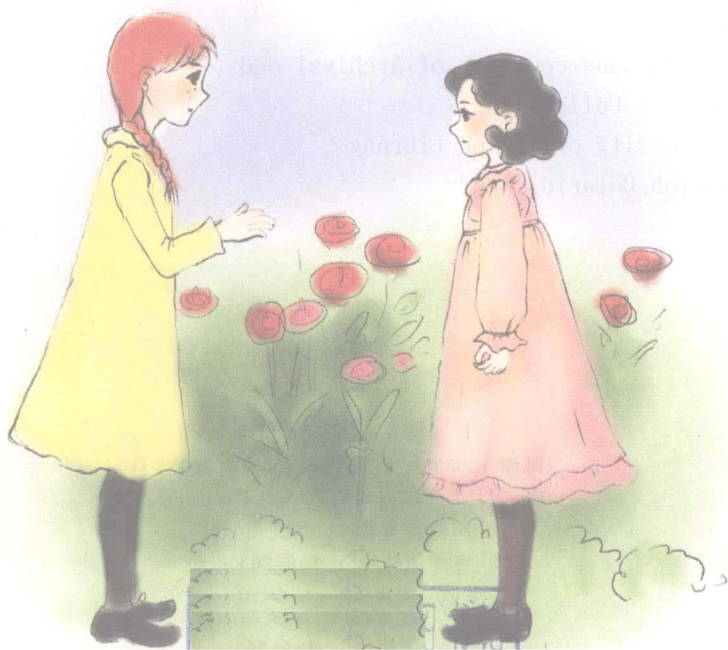
国内惟一
得到原著方
正式授权的译本

华文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任姗姗 译



00001-10000 定价
元 00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拿大) 蒙哥马利著; 任姗姗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ISBN 7-5075-1819-1

I. 绿... II. ①蒙... ②任...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
现代 IV. I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5703号

Photographs courtesy of Archival and
Special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Guelph Library
Guelph, Ontario, Canada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3097990 66035914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0.625 印张 240 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序一】

让孩子在阅读中快乐成长

每个人都有一段天真无邪的童年。在童年时期，接触什么样的事物、读什么样的书，对一个人的心智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纯正的感情、优秀的品格、健康的追求，都是通过童年时代的阅读培植起来的。甚至可以说，读一本好书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重要选择。

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代表作《绿山墙的安妮》，是加拿大文学中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影响世界几代人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安妮自幼失去父母，但她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所挫败，她把平凡的生活想像得趣味盎然。在她的世界里，溪水、玫瑰、小树都被赋予美丽的生命，连她自己的影子和回声都是能说话的知心朋友。她在逆境中乐观成长，在欢笑中体会生活的美好，在关爱中享受人生的喜悦，同时，她又毫无隐藏地把自己的爱心传递给小伙伴、同学、老师等所有认识的人以及所有能到达的地方。正是因为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始终乐观而执着地奋斗进取、追求理想、实现抱负，从而使这部作品历经百年而不衰，安妮成为爱心、责任、诚实、善良、热情的象征，至今仍在感染和激励着广大少年儿童。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决策，明确

要求创作出版并积极推荐一批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教育性相统一的未成年人读物，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帮助孩子积极健康地思考现实生活，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快乐成长，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使命。只要我们真正关注孩子的生活，尊重孩子的天性，了解孩子的需求，就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儿童文学精品，就能使广大少年儿童在优秀作品的熏陶下快乐而健康地成长。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周强

2005年6月20日

[序二]

Preface

It is a distinct privilege for me to introduce a Canadian literary classic, "Anne of Green Gables" by Lucy Maud Montgomery.

As many of you already know, Canada and China have a longstanding and deep friendship. This is demonstrated every day by the commitment of ou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the dedication of our respective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and celebrated through the creativity of our artists, including our writers. Indeed each year, this sharing has resulted in an even higher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xperts from both ou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In 2005 we celebrate 35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se exchanges continue to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forging the ongoing learning and mutual respect of each other's society and cultures.

I am confident that no matter what age, Chinese readers will truly enjoy this charming story. I congratulate Ms. Ren Shanshan for her great interest in this Canadian literary work. I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this fascinating story which continues to be appreciated by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译文)

我特别荣幸向你们介绍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一部经典作品《绿山墙的安妮》。

正如你们中许多人所知道的，加拿大与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表现在我们两国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两国学术机构的研究贡献以及两国企业领导人的开拓精神上，而且这种友谊通过我们艺术家包括作家的创造性的作品得到赞颂。确实，这种文化交流每年都在提高我们两国专家之间的合作水平。

2005年，我们要庆祝加中两国建交35周年。文化交流将为增进两国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尊重，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我深信，不同年龄的中国读者都会真心地喜欢《绿山墙的安妮》这个迷人的故事。我祝贺任姗姗女士对这部加拿大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极大兴趣。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继续受到世界众多人欣赏的迷人的故事。

加拿大驻华大使 柯傑

2005年3月

【序三】

寂寞中成长的作家

提起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Lucy Maud Montgomery)，在中国文学界也许是陌生的，事实上，在加拿大她又何尝不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于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大西洋边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小镇上，1908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发售了一万九千册，这在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已经是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了。但她的文学地位真正得到认同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说她的成名是在她的百年忌辰，而从她完成这本传世名著到建立文学地位，也经历了近60年。

《绿山墙的安妮》发行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为50多种文字，持续发行了5000多万册。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和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历久不衰的畅销书，而且已被世界公认为文学经典。更有趣的是，爱德华王子岛是个大西洋滨的小岛，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地面积或人口比例，都称得上是穷乡僻壤。然而就因为这位出色的女作家，使得爱德华王子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旅游胜地。她的这本著作还被搬上了舞台，并被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还被改编为音乐剧，得到了数以万计的观众们的喜爱。书中小主人公安妮的造型也成了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日本和韩国的年轻人爱到爱德华王子岛举行婚礼，第二年新婚夫妇有了孩子，还会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似是许愿，又似祈求多福。一本文学作品，为爱德华王子岛带来了无穷的经济效益，这恐怕是作家从未预料到的。

由于长期从事文学工作，而我又在加拿大居住了逾35年，虽然多年来我举办过一些中国和加拿大的文学交流活动，但要把加拿大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始终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一直到2002年10月8日，我在多伦多代表作家家庭权益的律师那里，会见了作家的孙子辈，经过诚恳的商讨，我和律师于同年11月8日，签订了翻译《绿山墙的安妮》的合同，成为第一份中国和加拿大文学交流的合法合同，当时我的心情交织着快慰与恐慌。虽然我以前也翻译过文学作品，但随后都感到不满意。我担心这种情况的再现。

带着这复杂的心情我来到北京，希望能和出版社商谈在中国出版这本加拿大的名著，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任姗姗女士，她对于翻译这本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当机立断，决定让她来担任这份辛苦而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要她先翻译了开始的几个章节，当我看完后，我自认选择了她来承担这份重任是正确的。

由于她的努力和对这个翻译工作的执著，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向渥太华加拿大文艺理事会发出了推荐函，而该会也首次向中国翻译作者批准了奖励。在任女士的辛勤劳动下，这本译著得以完成，并顺利出版。这是中国和加拿大文学界之间的一大盛事，而且又适逢中国和加拿大建交35周年，这本译著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加两国建交的一份礼物。

当任女士完成译作后，我曾问过她，在她的翻译过程中，是否感觉到最需要的是忍受寂寞？她同意我的问话，只有忍受寂寞，才能将心血灌注到翻译工作里去。《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幼年的时候，是在寂寞中度过的，长大之后，她仍然是在寂寞中创作。《绿山墙的安妮》里的小主人公，多少有着作者本人的生活缩影。

寂寞使作家成长，寂寞为作家提供思考，寂寞也让这本翻译作品的功臣能够出色地完成她的使命。

谨以这篇短序，作为我对任女士的祝贺，也是对中加文学交流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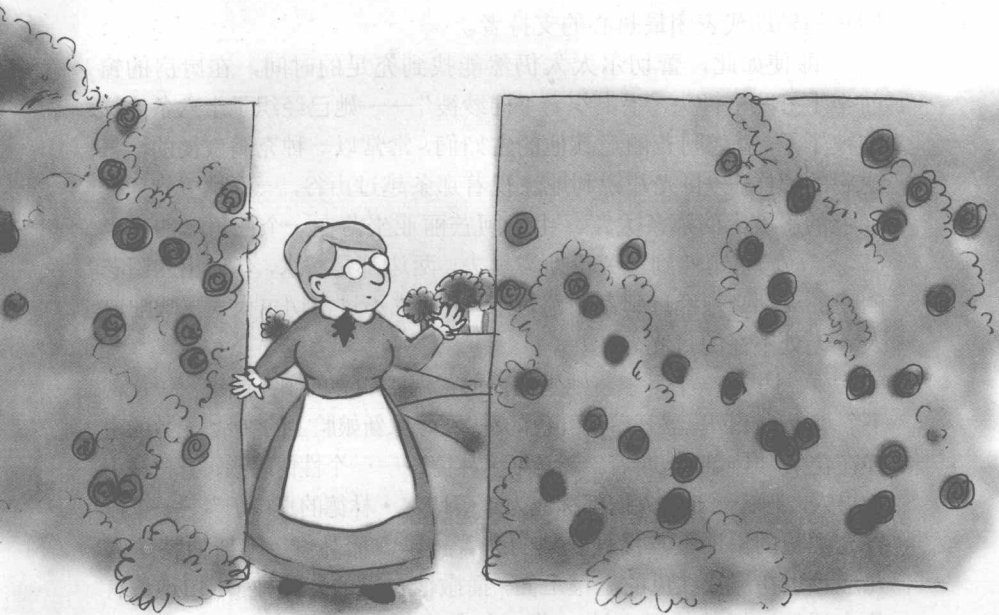
刘敦仁

2005年4月22日



第一章 蕾切尔太太大吃一惊

蕾切尔·林德太太的住处，正好是阿芒丽亚大路斜斜地弯至一座小山谷的地方。道路两旁长满了桤木和坠子花，有一条小溪流过这里，那条小溪的源头在远处老卡斯伯特家的树林里。人人都知



道，这条小溪的上游水流湍急，蜿蜒曲折。溪水流过茂密的森林、幽静的水塘和喧闹的小瀑布，然而，当它到达林德山谷的时候却变成了一条循规蹈矩、安静乖巧的小溪，因为即便是一条小溪，经过蕾切尔·林德太太门前的时候，也不能缺少应有的庄重和礼貌。也许它意识到蕾切尔·林德太太这会儿正坐在窗前，用她那锐利的目光，密切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从山下的小溪到山上的孩子们，要是有什么事儿显得古里古怪或者不合时宜，她就会坐卧不安，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生活在阿芒丽亚或周遭的许多人，往往会因为过分关注他人的事务，而误了自己的正事儿。然而蕾切尔·林德太太却是个例外，她有能力打理好自己分内的事儿，除此之外还能“关照”别人的事情。她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总能把要做的家务完成得尽善尽美；她“领导”着妇女缝纫小组，协助管理主日学校；她还是教会援助社团和外国传道辅助代表团最热心的支持者。

即使如此，蕾切尔太太仍然能找到充足的时间，在厨房的窗前坐上好几个钟头，手上织着“棉纱被”——她已经织了十六条这样的被子了，就像阿芒丽亚其他的主妇们，常常以一种充满敬畏的语气说起的那样——目光却锐利地注视着那条越过山谷，一直眺望到远处红色的斜坡上的那条大路。由于阿芒丽亚坐落在一个三角形的小半岛，半岛一直延伸到圣劳伦斯湾里去，两边都是海水，任何出入阿芒丽亚的人都必须经过那条山路，因此也都逃不过蕾切尔太太那咄咄逼人、无处不在的目光。

六月里的一个下午，她坐在窗前，温暖明亮的阳光照进窗子，楼下斜坡上的果园里盛开着淡红色的花朵，好像新娘脸上的红晕，无数的蜜蜂在花朵周围嗡嗡地叫着。汤马斯·林德——一个性情温顺、身材矮小的男人，阿芒丽亚的人们都称他为“蕾切尔·林德的那口子”——正在谷仓那边的田地里，播种晚熟的芜菁种子。而马修·卡斯伯特这会儿应该也在那片红色的土壤上面，播撒他自己的芜菁种子，田地边有条小溪流过远处的绿山墙。蕾切尔太太知道他“应该”会这么做，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她在卡莫迪的威廉丁·布莱尔的商店里听到马修·卡斯伯特对彼得这么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在地里撒芜菁种子。当然，是彼得先问他的，因为马修·卡斯伯特这辈子从来不愿意主动告诉别人任何一件关于他自己的事儿。

然而，在这么一个繁忙的下午，三点半钟的时候，马修·卡斯伯特却驾着马车平稳地越过山谷，朝山坡上驶去；而且，他还穿着白领衬衣和一件最好的外套，很显然他是要离开阿芒丽亚；他驾着马车和那匹栗色的小母马，这表示他要走相当远的路程。那么，马修·卡斯伯特究竟准备去哪儿呢？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如果换成是阿芒丽亚其他的任何一个人，蕾切尔太太都可以根据这些蛛丝马迹，轻而易举猜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然而马修平日里极少出门，所以必定是有什么迫切的、不同寻常的事需要他走这一趟。他是那种最最害羞的人，他讨厌被迫呆在陌生的人群里，或者任何一个不得不开口说话的场合。就是这样的一个马修，现在却正经八百地穿着白领衬衣，并且驾着马车出门儿去，这可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儿。蕾切尔太太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这到底是为什么。她一下午的好心情都给破坏了。

“喝过下午茶以后，我就要去一趟绿山墙，我会从玛瑞拉那儿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且为什么要去，”这位可敬的太太最后得出结论，“他通常不会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进城，而且他从不去拜访谁。如果是因为芜菁种子用完了，他也不必如此穿戴整齐地驾着马车去买啊；他并没有把马车赶得飞快，所以也肯定不是去找大夫。这愈发说明自从昨晚开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现在才会出远门儿。哎呀，我简直百思不得其解，要是我弄不清楚马修·卡斯伯特今天为什么离开阿芒丽亚，我就一分钟也没法儿安生。”

于是，喝过下午茶，蕾切尔太太就出发了。她不必走得太远，卡斯伯特家那座被果树围绕着的房子，就在距离蕾切尔家附近的山谷不足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上。不用说，这条长长的小径给它带来了许多好处。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是一位腼腆羞怯、沉默寡言

的人，和他的儿子马修如出一辙。他竭力躲开其他的同乡，当他建立了自己的田产后，差点儿躲进了森林。绿山墙修建在空旷的田地间最靠近边缘的地方，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阿芒丽亚其他的房子都是挨家挨户盖起来的，从大路上几乎看不到绿山墙。蕾切尔·林德太太根本不把这样一个地方的生活称为生活。

“这只是个住处罢了，没别的。”蕾切尔太太走在这条印着深深车辙、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灌木丛的绿色小径的时候，自言自语道，“他们独个儿住在这里，怪不得马修和玛瑞拉这兄妹俩的脾气都有些古怪。树木又不能跟他们做伴，即便它们可以的话，这儿的树也实在太多了。我宁可跟人呆在一起。他们俩看起来固然很知足，不过，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人可以习惯任何事，即使是被吊起来。”

蕾切尔太太一面说，一面沿着小路走进了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绿草丛生，非常整洁讲究，一旁种着高大的柳树，另一旁是整齐的白杨树。院子里既看不到什么散落的树枝，也没有小石块，要是有的话，蕾切尔太太肯定早就看到了。她私下里猜测玛瑞拉·卡斯伯特打扫她的院子就像打扫房间一样勤。院子里干净得连一颗米粒大的灰尘也没有。

蕾切尔太太轻轻地敲了敲厨房门，在听到应答后推门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让人愉快的房间——或者说，是个本应让人感到愉快的房间，如果不是如此的整洁，整洁得好像根本没人用过似的。厨房的窗子一扇朝东，一扇朝西。透过朝西的那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后院，六月温暖的阳光大片地照进来；而朝东的那扇窗，被一大片纠缠在一起的蔓藤涂成了绿色，果园左边可以瞥见葱郁的白樱桃树，小溪流过山谷，从开阔的高地上可以看到纤细低垂的白桦树。玛瑞拉·卡斯伯特坐在那里，当她整个人坐在这儿的时候，对这样的阳光总会有些怀疑，在她看来，对于这个应该严肃对待的世界来说，阳光是一样太轻浮、太不可靠的东西。这会儿她手里正在织着什么衣物，身后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晚餐的餐具。

在关上房门之前，蕾切尔太太就已经留意到了桌子上的每样东西。有三套餐具摆在那儿，这说明玛瑞拉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同马修一起回家吃晚饭。可是准备的却还是家常便饭，点心也只有山楂子酱和一种甜点，所以绝不可能是什么贵客。那么马修下午出门时，为什么会穿着白领衬衫，而且还赶着马车呢？蕾切尔太太完全被这个看似平静、缺乏神秘感的绿山墙给搅得晕头转向了。

“晚上好啊，蕾切尔，”玛瑞拉轻快地招呼她，“真是个好傍晚，不坐下来聊聊吗？家里人都还好吧？”

玛瑞拉·卡斯伯特和蕾切尔太太的性格迥然不同，但是她们之间却一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友情。

玛瑞拉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身材没什么曲线，黑发中夹杂着几根灰白的发丝，总是由两个金属发针在脑后挽成一个硬邦邦的发髻，然后用发卡使劲儿地别起来。她看起来像是那种缺乏见识、善良而固执的女人，而且她确是这样。她的嘴巴倒可以稍稍弥补相貌上的不足，要是它微微张大一点的话，会显露出少许的幽默感。

“我们都挺好的，”蕾切尔太太回答说，“不过，今天看见马修出门的时候，我有点儿担心你不太好呢。我想他大概是去请医生了吧。”

玛瑞拉会心地抿了抿嘴角，她料到蕾切尔会来的。她知道看见马修出远门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肯定会使她的邻居产生极大的好奇心。

“哦，不，我身体很好，虽然昨天头疼得厉害，”她回答说，“马修是要去布赖特河。我们从诺瓦·司寇沙的孤儿院里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儿，他今晚就坐火车来这儿。”

即使玛瑞拉告诉她，马修去布赖特河迎接一只澳大利亚袋鼠，蕾切尔太太也不会比现在更吃惊了。事实上，足足五秒钟她瞠目结舌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按理说，玛瑞拉绝不可能是在捉弄她呀，然而蕾切尔几乎不得不这么想了。

“你是说真的吗，玛瑞拉？”当她回过神来时问道。

“当然是认真的啦，”玛瑞拉回答说，好像从诺瓦·司寇沙的孤儿院里收养一个小男孩儿，是在阿芒丽亚春季里一桩普普通通的农活，而不是件从没听说过的稀罕事儿。

蕾切尔简直太震惊了。她在心里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一个小男孩儿！玛瑞拉和马修要收养一个男孩！一个孤儿院里的孩子！嘿，这世界真是乱套了！在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她绝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惊奇了，绝不会！

“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呢？”她不满地问道。

这不是先斩后奏吗？不用说，她肯定是不赞成的。

“嗯，我们考虑这件事已经有一阵子了——事实上整个冬天都在考虑，”玛瑞拉回答说，“圣诞节前一天，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来这里，她说开春后，她准备从候菩镇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小姑娘。她的堂妹住在候菩镇，她去那儿拜访过她，并且了解了有关这家孤儿院所有的情况。所以，从那时起，我和马修就认真地讨论过这件事了。我们想领养一个男孩儿。马修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他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精力充沛了。他的心脏不好，这带给他很多麻烦。而且你知道出钱雇人帮忙简直比登天还难。除了那些蠢笨的、乳臭未干的法国男孩，根本没有别的人可以雇，而且一旦你真的勉强找到了一个，并且教给他了一些本事，他就突然离开这儿，去那些龙虾罐头工厂或是美国找活干了。

“起初马修建议我们领养一个流浪街头的男孩。但是我直截了当地说‘不行’。‘也许他们确实很不错——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我不想要一个外乡人，’我说，‘至少给我一个本地出生的孩子。不论我们领养的是谁，都会有点冒险。但是如果我们领进家门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孩子，也许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请斯宾塞太太选好她要的小姑娘以后，再为我们挑选一个小男孩儿。

“上个礼拜我们听说她去了那里，所以我们托理查德·斯宾

塞家在卡莫迪的亲戚给她捎了话，请她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十一岁左右的、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儿。我们拿定主意这是最合适的年龄——可以帮忙干些杂活，也还来得及接受良好的培养。我们想给他一个像样的家，送他去学校念书。我们今天收到了亚历山大·斯宾塞发来的电报——是邮递员从火车站送来的——上面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火车正往这儿来呢。所以马修去布赖特河接他了。斯宾塞太太会把他留在车站。当然，她自己会继续前往白沙滩站。”

蕾切尔太太一向以自己直言不讳地发表个人意见而感到自豪，在整理了对这个爆炸性新闻的看法之后，她打算一吐为快了。

“噢，玛瑞拉，我坦白告诉你吧，我认为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没别的。你不知道你正招来什么。你把一个陌生的孩子领进家门，而你对他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被遗弃的。噢，对了，就在上个星期，我在报纸上看到西面的岛屿上，一个男人和他的太太怎样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那孩子半夜里放火烧了房子——他是故意放火的，玛瑞拉——他们俩差点儿被烧死在自己的床上。我还知道另一件事，有一家人收养的男孩习惯吮鸡蛋，他们没法儿纠正他。要是你问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虽然你并没有这样做——我一定会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考虑这种事情，没别的。”

这番极其耐心的劝导看上去既没有得罪玛瑞拉，也没有使她感到惊慌。她继续沉稳地织着手里的衣物。

“我不否认你说得有些道理，蕾切尔。我自己也有过一些怀疑和担心。但是马修对这事非常坚持，我看得出来，所以我让步了。马修很少这么固执，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他妥协。至于说到冒险，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都会有风险。那些养育亲生儿女的人同样会有风险——孩子并不总是尽遂人愿的。再说，诺瓦·司寇沙离这个岛相当近。这不同于我们从英格兰或是美国领养的孩子。他不会跟我们格格不入的。”

“那好吧，我希望一切能如你所愿，”蕾切尔太太的口气明